



我史

康有为 著

历史
回眸



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今已死耶，则已阅遍人天，亦自无碍，即作如是观也。



NLIC 297069738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历史
回眸
○

我史

康有为
著



NLIC 297069738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史/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历史回眸)

ISBN 978-7-300-13157-3

I. ①我… II. ①康…②姜…③张… III. ①康有为 (1858~1927) - 回忆录 IV. ①B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7974 号

历史回眸

我史

康有为 著

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

Wo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6.5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0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我史附日记 1

附录..... 105

南海康先生传 梁启超 107

南海康先生传 张伯桢 142

我史

附日记



《我史》，习称《康南海自编年谱》。原稿止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氏谓“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后三年叙述，系康氏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1月）流亡日本时补撰。此书有钞本多种，通行之《戊戌变法》本，系据赵丰田藏钞本与康同璧藏钞本对校而成，今据以迻录标点，并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藏康氏光绪十二至十五年日记抄件分附于内。

始祖建元。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又名苏村。

高祖辉，字文耀，号炳堂。嘉庆举人，诰封荣禄大夫、广西布政使，邑志有传。

高祖妣方、郑。诰封太夫人。

曾祖建昌，又名式鹏，号云衢。诰封资政大夫、福建按察使。

曾祖妣梁。诰封太夫人。

祖赞修，又名以乾，号述之。道光举人，升用教授连州训导。

祖妣陈。诰封太夫人。

父达初，字植谋，号少农。提举衔，江西补用知县。

母氏劳。诰封宜人。

广东广州府南海县江浦司银塘乡民籍。

咸丰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生于其乡敦仁里老屋中，太宜人胎十一月而生。

时已有女兄二人，长者殇矣，祖父母望孙切矣。于时连州公官钦州学正，闻而欣喜，锡名曰“有钦”。在远寄未及至，伯祖知府公名之曰“有为”。连州公有诗记之，《闻长孙有钦生》：久切孙谋望眼穿，震雷未发巽风先。漫将璋瓦猜三索，忽报桑弧画一乾。画省孤灯官独冷，书香再世汝应延。可怜大母含朝露，空话含饴慰九泉。时陈太恭人以先年十二月新丧。连州公嘱勿刻诗，数迁而亡，今存之以记祖德。

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炳堂公为冯鱼山编修老弟子，又与冯潜斋郎中为友，讲理学，师道甚尊，成就甚众。云衢公受家学，严气正性，行己惠人，德行蹀躞，尤笃守吕新吾《呻吟语》、刘念台《人谱》、陈榕门《五种遗规》之学。连州公传何朴园员外之学，而潜斋先生三传弟子，笃行盛德，为官师皆有惠教。钦州宾兴馆，连州昭忠祠祀焉。知县公孝德仁厚，从叔祖护广西巡抚国器讨贼于闽，有功早世。有为生时，知县公方居忧，授徒于乡，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

咸丰九年己未，二岁。

咸丰十年庚申，三岁。

九月，三妹琮琬生。

咸丰十一年辛酉，四岁。

时已有知识，伯祖教之，公抱余观洋人镜画。侍种芝、銮仪公食。及銮仪公丧时，老婢襁褓往送。种芝公以布衣倡团御贼，有功于乡，送者万数，仪仗极盛，今犹仿佛。

同治元年壬戌，五岁。

诸父以予颇敏，多提携教诵唐人诗。从伯父教谕彝仲公，尤爱而教之。于时能诵唐诗数百首，连州公见而喜，外祖父省闽公极爱之，期以将来大器矣。

是年，知县公出山，从征于蓝山。二叔父介藩公统兵于青莲峡等处。

同治二年癸亥，六岁。

从番禺简倡琴先生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并朱注《孝经》。诸父课以属对，出“柳成絮”，应声答以“鱼化龙”。彝仲公亟誉之，谓此子非池中物，赏给纸笔，甚乐。九月，四妹顺介生。知县公从征闽中。

同治三年甲子，七岁。

从简先生学。是岁，连州公以钦州学正俸满，升知县。不就，改教授，候缺归。知县公从征闽中，至克复嘉应还家。

同治四年乙丑，八岁。

连州公授徒于广府学宫孝弟祠，学者将百人，从授经焉。岁暮，从彝仲公学，即在孝弟祠后，始学为文。是时知县公及诸叔父咸还，侍连州公馆中，趋翔庭训，至乐也。诵书经奥者，每次能二篇，数遍辄能背记，诸长老大誉之。

同治五年丙寅，九岁。

连州公任修《南海县志》事，居南海学宫志局中，今明伦堂也，为侍从焉。从陈鹤侨先生授经于学宫中崔清猷祠，又从梁舜门先生讳健修，甲子举人。听讲焉。

乙丑之间，友之中丞公克复浙闽，兵事大定，以新授闽臬假归，诸父咸从凯旋。于时门中以从军起家者甚众。阿大中郎

封胡羯末，父龙兄虎，左文右武，号称至盛。土木之工，游宴之事，棋咏之乐，孺子嬉戏其间，诸父爱其聪明，多获从焉。始游西樵，慕山林之胜。连州公好游观，春秋佳日，时从杖履，登镇海楼、五羊观、蒲涧寺，授以诗文，教以道义，知识日开矣。

同治六年丁卯，十岁。

连州公借补连州训导之任，以幼不能从，遂还乡从简先生学，时学《易》、《礼》诵经将毕，学为文矣。六月十三日，幼弟广仁生。广仁，字也。于时连州公命名曰“有溥”。时知县公指省江西，连年频拟听鼓，而病咳殊甚，连州公不许行。是岁家居为多，先公素慈，捧杖捧匜抑搔，随侍延香老屋中，至今如梦。

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正月二十日，知县公卒。侍疾弥留，跪聆遗训。谕以立志勉学，教以孝亲，友爱姊弟。追思音容，泪下若糜。当时执丧如成人，里党颇异之。既孤三月，遂从先祖于连州官舍。连州公日夜摩导以先儒高义、文学条理。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国志》。六月，为诗文皆成篇。于时神锋开豁，好学敏锐，日昃室闾，执卷倚檐柱，就光而读，夜或申旦，务尽卷帙。先祖闻之，戒令就寝。犹篝灯如豆于帐中，隐而读书焉。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知县公既逝，家计骤绌，仅用一婢。老母寡居，手挽幼弟，与诸姊妹治井灶之事，为生平未有之劳焉。每家书来，辄

念劬劳忧思不已。

同治八年己巳，十二岁。

从连州公学于官舍。是时岐嶷，能指挥人事。与州中诸生接，论文谈事，礼容犹然。五月观竞渡，赋诗二十韵，州吏目金公称为神童，赠漆砚盘笔盒数事，州人属目焉。辄从连州公游诸名胜，如北山寺石之奇，刘梦得画不如楼之远，大雪岩之奥，皆有赋诗。学官舍旁，为宋张南轩先生濯缨堂、敬一亭遗迹。连州公官暇则谈圣贤之学、先正之风，凡两庑之贤哲，寺观之祖师，儒流之大贤，以若碑帖诗文中才名之士，皆随时指告。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俯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明史》之外，竟日杂览群书。官舍有二园，桃、柚、葡萄、梧桐、桑榘、紫薇极盛，读倦则偃息园中。或从先祖出游名胜，为学之至乐时也。时为制艺文，援笔辄成，但不好之，不工也。

同治九年庚午，十三岁。

从侍连州官舍，已而广东布政使王公凯泰闻先祖行望，檄调还广州办积匪。七月从归，先祖以予不好八股文，于时专责为此业。九月，从陈莘生先生学于省城西门外第三甫桃源，始还都会，睹繁丽，日与友遨游，不暇学也。

同治十年辛未，十四岁。

还西樵之银塘乡，从从叔竹孙先生诤达节学为文。时中丞公新筑园林，藏书于澹如楼及二万卷书楼中。两楼对峙，中间亭沼，花木颇盛，有古桧七株俗名水松，数百年物，幽室曰七松

轩，导以飞桥为虹福台。种芝公书最多，庋藏其间。于时读书园中，纵观说部、集部。昆弟聚学，有诗酒之欢。是年始就童子试。七月，仲姊逸红嫁于罗氏。未逾月，姊婿罗铭三病歿。哀哀寡妇，遽赋未亡。女兄甚才，守节事母，母非女兄不欢也。生平无失言失色，可谓至德矣。

同治十一年壬申，十五岁。

在乡从杨仁山先生学，壬子副榜，讳学华。再试童子试不售，于时专督责为八股小题文，性不好也。但慕为袁子才诗文，时文亦仿焉。仍纵观说部、集部、杂史。中丞公自广西布政使还，宗族宴游极盛。两年费日力于试事及八股，进学最寡矣。

同治十二年癸酉，十六岁。

移学于灵洲山之象台乡，仍从杨先生学为文。中岁而散，复还银塘乡，从张赉臣先生讳公辅学为文。时文体尚路德派，最恶厌之，乃尽舍去。连州公委羊城书院监院，是岁颇奔走。时好览经说、史学、考据书，始得《毛西河集》读之。于时益吐弃八股，名为学文，绝不一作。诸父极责，大诘之先祖前，乃出“君子有九思，至忿思难”^①一题。援笔为十六小讲，各有警语，连州公称之，乃不深责。于是乃始稍从事八股，至岁暮为社学课文，一日成六艺，其三名前皆魁之，文百余篇，录额十五名，而六文无一见遗者，诗亦冠军。先祖乃大喜。及新正开课复第一，至是乡人文誉洽美焉。

① 此题系康有为增补。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七岁。

居乡，时出城侍先祖，而张先生阅文焉。既而从从叔竹孙先生学，于时好为纵横之文，时时作诗，与兄弟、乡先辈倡和，又好摹仿古文，然涉猎群书为多。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光绪元年乙亥，十八岁。

侍先祖于城，从吕拔湖先生学文。是时督责甚严，专事八股，一切学皆舍去。但还乡则得披涉群书耳。

光绪二年丙子，十九岁。

是年应乡试不售，愤学业之无成。邑有大儒朱九江先生讳次琦号子襄者，先祖之畏友，频称之者，乃请从之学。先生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术，在涑水、东莱之间，与国朝亭林、船山为近，而德器过之。尝为襄陵知县百九十日，惠政大行，县人祀焉。弃官归，讲学于邑之礼山，三十年累召不出。以讲学躬行，荐授五品卿。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高谈空论。其教学者之恒言，则曰“四行五学”。四行者：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则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也。先生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议一事、论一学，贯串今古，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于时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从此

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信乎大贤之能起人也，藉非生近其时，居近其地，乌能早亲炙之哉？既从先生学，未明而起，夜分而寝，日读宋儒书及经说、小学、史学、掌故词章，兼综而并骛，日读书以寸记。甫入学舍，先生试《五代史史裁论》，乃考群书，以《史通》体为之，得二十余页。先生睹之，谓赅博雅洽，此是著成一书，非复一文矣。乃知著书之不难，古人去我不远，益得自信。于时读《钱辛楣全集》，赵瓯北《廿二史劄记》、《日知录》、《困学纪闻》，遂觉然通辟，议论宏起。又未尝学骈文，读《史通》，爱其文体，试为之，先生遂许可。又自以为文章易作，逋峭不难。盖余家小有藏书，久好涉猎，读书甚多，但无门径。及一闻先生之说，与同学简君竹居名朝亮、胡君少恺名景棠日上下其议论，即涣然融释贯串，而畴昔杂博之学，皆为有用，于是倏然自负于众以不朽之业。是冬十二月，张安人归余。俗例有入室戏新妇者，余守礼拒之，颇失诸亲友欢，以义不欲也。

光绪三年丁丑，二十岁。

在九江礼山草堂从朱先生学。四月，三妹适西城冈乡游志桐湘琴。五月，连州公以连州水灾，及于难。吾少孤，自八岁依于大父，饮食教诲，耳提面命，皆大父为之，亲侍十余年。闻而哀毁，三日水浆不入口，百日内食盐菜。及从父扶柩还，既卒哭而葬于象冈，以堪輿家言，既殡而不下窆也。即停山上，与诸父结苦庐棺前，縗经白衣不去身，不肉食，终是岁。于时丧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逾，人咸迂笑之。久之，宗族乡党莫不敬惮焉。少年刚

毅，执守大过多如此。是冬，葬连州公。

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在九江礼山草堂从九江先生学。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楚词》、《汉书》、《文选》、杜诗、徐庾文，皆能背诵。九江先生提奖范氏《后汉书》之风俗气节，故尤致力焉。先生精于古文，不取桐城而上言秦、汉。因从学文而及周、秦诸子。先生甚称韩昌黎之文，因取韩、柳集读而学之，亦遂肖焉。时读子书，知道术，因面请于先生，谓昌黎道术浅薄，以至宋、明、国朝文学大家巨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窃谓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为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颀颀作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先生素方严，乃笑责其狂。自初见时，谆谆戒吾傲，从此折节焉，然同学渐骇其不逊。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至冬辞九江先生，决归静坐焉。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多如此。是冬十二月二十一日，长女同薇生。

光绪五年己卯，二十二岁。

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既而以事出城，遂断此学。在西樵山时，尝注《老子》，后大恶之，弃去。于时先祖弃养，颇能自立，谢绝时文，并不就试。秋间叔父督责至甚，令就乡试，乃至断其资粮。于是还乡，居于二万卷书楼及澹如楼中，或养心，或读书，超然物表。居樵山时，编修张延秋先生讳鼎华与朝士四五人来游樵山。张君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者，至是见之。相与议论，不合，则大声呵诋，拂衣而去。然张君盛称之，语人曰：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自是粤中士夫，咸知余而震惊之。吾感其雅量，贻书予之。张君盛誉谓粤人无此文，由是订交焉。吾故未尝学为骈文，但读六朝史熟，自能之，然不自知其工也。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尝有诗怀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国，拊心知己总酸辛。实录也。

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则时时取

《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輿纪要》纬划之，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光绪六年庚辰，二十三岁。

居乡授诸弟有铭、有溥、有需读经，以涉群书、读经史为日课。时生计日绌，不能出游，不能讲书，乃至无笔墨，但事太宜人，课诸弟。戢影穷巷，用力《说文》，兼作篆、隶，从事《皇清经解》。暇则玩心神明，颇多笔记，而有述作。冬十二月二十四日，次女同璧生。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者。既而悟其非，焚去。是岁，四妹适壻心谭汝坚。

光绪七年辛巳，二十四岁。

读书乡园，跬步不出，又无宾友，日读唐、宋史为课，补温北魏、宋、齐、梁书，兼涉丛书、传记、经解。读宋儒之书，若《正谊堂集》、《朱子全集》尤多。苦身力行，以明儒吴康斋之坚苦为法，以白沙之潇洒自命，以亭林之经济为学，于是弃骈散文不复从事焉。园林日涉，阒无其人，长啸独歌，看花洗竹。至于回堂鱼静，长桥落月，徘徊还家，犹复篝灯点书不已，以此为恒。自一饭外，陪老母色笑，即出园舍。七月，有一乞巧文，有歌来去之作，弥觉情亲，诵《招隐》之诗，惟